

陕西经典眉户剧《梁秋燕》里有一段台词谈不上经典,却曾经激动人心,更鼓舞人心。高春生与梁秋燕相爱,梁父梁老坚决反对,区长以新颁《婚姻法》为依据,替一对有情人做主,准许他们登记结婚,戏中人称“割结婚证”。登记前区长问他们是否真心愿意结婚,春生、秋燕都异口同声:“愿意!”俩字定乾坤,有情人终成眷属。“愿意”能让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”,作为年轻人,谁脸上不热辣辣、心上不热乎乎、嘴上不美滋滋?

“愿意”就是你情我愿,具体到当事人身上就是男情女愿,落到实处就是男婚女嫁,再延伸就是夫唱妇随。此事放到今天简单得就像刷牙,容易得就像散步,方便得就像喝茶,但若放到从前——譬如1949年以前吧,则且慢,先别说有无表达“愿意”的戏台(人生如戏嘛),单就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而言,儿女婚嫁,而儿女哪里没有发言权?一个“愿意”也白搭,一千个“不愿意”也没辙。最典型的例子譬如

我哥给我打电话了,说:“玉,咱们汤峪的山又红了,你抽空回来看看!”还发了个视频,看得我心里很是痒痒,无奈最近事多回不去,空有遗憾。

昨天,我山里的侄儿说他家盖房上梁,请我回去一趟。我很高兴,知道回去顺便就能看看。老家的山,是怎么红透,又是怎么尽染的。我的文人朋友很多,都给我说:“老白,你老家的山红了的时候,别忘了邀请我们去观赏。”我当然高兴,山外边的作家们,能喜欢我老家的山山水水,

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,如果汤峪的山水,能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,就更有意义了。可是,今年的雨水太多,整天不见太阳,我估计山坡上的树叶,不会红得透亮,有点遗憾。我们汤峪的山很有特点,有时突兀得棱角分明,像山里的男人;有时和缓得温柔恬静,像山里的女人;更多的时候,山是个人来疯,变幻多姿,拐一个湾儿,就是一道不同的风景。我是想等到天晴的时候,再邀请所有的朋友来汤峪河,让他们看个够。

我进入石门关的时候,雨虽不大,但是飘飘洒洒,如织如丝,落在人的脸上,清凉舒服。关上的东西峰,被云雾包裹,看不到顶,汤峪河的水,就从山雾中流来,叮咚有趣。汤峪河羌水崖下的山坡,红色的树,只是些点缀,没有形成规模。当你转过羌水崖的那个拐弯,你的眼前就会一下子变了色彩,还是那屏风一样的山崖,就是感觉和平时不一样了。春季的时候,崖上有几棵桃花、杏花、迎春花,红的白的黄的,有点耀眼,夏季来了,山崖上全部成了绿色,下雨的时候,流釉滴翠,浓得很。今天我上来,由于有雨,整个山,被雾锁住,看不透也看不清楚,但

是现在的山崖,有如壁画,又似水墨,浓淡相宜,石崖上的树,几乎都红了,包裹着石崖,红得有点如诗如画。

我们秦岭山,和别处一样,凡是叫坪的地方,相对而言,就能宽阔些。

南坪到黄土砭,河道宽,山势秀,坡上没有大的灌木,就是满山的黄栌子,到了这个时节,就是无遮拦地红,除过几块突出的山石改变视图外,几乎就是一个色彩。山岚起来了,雾也弥漫开来,一切都朦朦胧胧的,富有诗情画意。从黄土砭转过去,就是汤二的地界了,山窄了,大树多了,水有了层次,山有了气势。汤二的南沟口,是汤峪河的水陆码头,南沟、野猪窝和主河道分开岔子,每一面坡上的色,都是从下到上,依次晕染上去,直到云端。我到了南沟口的时候,雨停了,雾也散去了许多,于是这里的山就很清晰了,真的是不但红了,而且还红得透彻。

我看到不少写生的人,春夏秋冬三季,都爱来这里画画写生,我站在一个画家的后边偷窥,他简单的几笔,就能将山、水、树、三合院连在一起,春天是桃红杏白,秋天则是红黄一片。你随便坐在哪家农家人的庭院里,你就是画中人的人,你就会和身边的景色融为一体,只要你是爱美的

人,不激动不感动都不行。再往上走,山就陡峭起来,在下雨的时候,山峰就在云雾里。由于温度不高,山上的叶子,才开始黄,远没有到红的程度。今天回山里来,尽管天气没有晴好,看不到太阳,赏不到光影,但是雾锁汤峪河,在云里雾里看山红,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、不一样的美。当然,进汤峪河看山红,最好还是阳光明媚,这样看得清,看得远,看得诗兴盎然。

雾锁汤峪看山红

白玉稳

愿意

□孔明

与他人无干,这个“他人”,包括至爱双亲。

愿意,一些事就好办,一些难题就不是难题,就算难题也迎刃而解。情人眼里出西施,西施眼里出英雄,为什么呀?我愿意!为他守身如玉,为他独守空房,为他安于清贫,都有个“愿意”兜底呢!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若“不愿意”,可能吗?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里有一则故事:“王安丰初常卿安丰,安丰曰:‘妇人卿婿,于礼为不敬,后勿复尔。’”曰曰:‘亲卿爱卿,是以卿卿;我不卿卿,谁当卿卿?’”遂恒听之。“一言以蔽之,就是“我愿意”!

俗话说:“牛不饮水强按头。”又说:“强扭的瓜不甜。”说白了,就是强人所难,就是

翁帆嫁给杨振宁,年龄悬殊不是问题,“愿意”才是硬道理。“愿意”是万能的钥匙,没有打不开的锁。我的婚姻我做主,只要“我愿意”,

逼人就范,就是人家不愿意,非要强迫人家愿意。就两性关系而言,之所以这样,多半是因为一厢情愿,也就是剃头担子一头热。自己愿意,就以别人也愿意。如愿以偿了,当然皆大欢喜;事与愿违呢,那就一言难尽了。

“一个巴掌拍不响。”道理跟镜子似的,一些人就是不明白(或者当事者迷吧),偏是一个巴掌使劲拍,全拍了空气,能有响声吗?或者全拍了墙壁、石头、树枝,那响声再亮,有用吗?常有痴情者向所爱者诉衷情,声情并茂,却无济于事。明摆着,人家不愿意嘛!只要不入对方法眼,再示好也是枉费心机,再表现也是竹篮打水,再献殷勤也是自取其辱。何况痴情者多半倾诉的是自慰、自摸式相思兼自作多情式付出,效果等同隔靴搔痒,结果等同缘木求鱼。周瑜打黄盖,一个愿打,一个愿挨,关键还是“愿意”二字。一方不愿,愿打不异于找打,能不迥得其反吗?

笔走龙蛇



「蜂和日丽」

王来江 摄

长安荷花别样红。

荷花是夏季花的代表。荷花又称莲花、芙蓉等,是一种水生植物,深受人们的喜爱。

以前我观赏荷花多在西安的莲湖公园、植物园等处。近年来,在长安王莽清水头村、环山公路及东大周边水田、黄良花世界、细柳晋贤寺公园等处都生长着不同品种、各色美丽的莲花,出淤泥而不染很招人喜欢,使游人流连忘返。

春季埋植莲菜或根系于肥沃的泥水中,不久便会在水面上生长出绿绿的圆盘似的大叶,面对天空、阳光和空气,随风摇曳,不断有更多的绿茎和绿叶生长出来。生命繁盛的春夏,荷叶似绿毯铺满了水田,端直的绿茎似枝干状伸出水面、高于荷叶顶部呈圆锥形,经过阳光和风的吹拂,顶部逐渐绽放出一层一层带有露珠的花瓣,紧密有序地镶嵌在一起,次第开放。不同品种的荷花竞相开放,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人前来观赏。感叹声、赞美声络绎不绝;熙熙攘攘的人们选好景点位置,用手机、相机等长枪短炮将映日荷花、俊男靓女依偎镜头;绿茎红花招来蜻蜓展翅傲立荷花顶,甚至两只蜻蜓同时站立花苞上。

在王莽清水头上千亩荷花田的远处,矗立着汉白玉荷花女雕塑,她手挎竹篮,采摘莲蓬的样子可爱动人,人们竞相合影留念。西北方数丈高的大水车勾起了人们对往昔田园生活的向往和怀

念,再加上蓝天、白云、白鹭、燕子等鸟雀在田野自由翱翔,清新带有湿润的空气漫入肺腑,青翠的终南山似绿染的布景远挂在南边……

春光明媚的夏日,清澈的水田里,绿荷随风摇曳形成波浪;枝茎粗壮的白莲与红莲肩挨肩、手牵手茁壮成长。阵风吹过,无数枝茎花苞依然颤抖着挺立在水田里散发着迷人芬芳,半淡半浓的荷花,宛如宫女飘袖起舞清丽脱俗。池塘中的荷花,在阳光的照耀下,叶连叶、花挨花被风吹拂,弯曲低头又仰起,水面泛着微微的涟漪向外扩展,重重叠叠似伞的荷叶把花茎簇拥,更显示出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盛况。

水乡流传农历六月二十四是“荷花节”。这天无论男女老少都会相约泛舟于湖上吟诗作赋,尽情赞颂荷花之美。

李白的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。”周敦颐的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。”这些皆是赞颂荷花的圣洁祥和美誉。

荷花是圣洁高雅祥和之花,无论在何处观赏荷花都是一种享受,既可养眼又能陶醉美化人的心灵。荷花的高洁和奉献精神是观赏者心灵的崇高追求,感受到其生命的坚韧和向上的顽强。

长安的沃土上生长出招人喜欢的绿荷花,精气神集中表现在高大鲜艳的花苞上,难怪众人叹曰:长安荷花别样红。长安荷花,伴君消夏。

荷花

□ 每小平

危机打开机遇之门

□ 陈仓

洪水暴发,河岸崩塌,游荡型河流两岸面目全非,水生动物们突然间失去原有的栖息地,小动物们嚎啕大哭,饱经沧桑的老乌龟却仰天长啸,笑逐颜开。

小鳄鱼问老乌龟:“大爷,大家都在哭,您却在笑,您是不是有点幸灾乐祸呢?”

老乌龟正色道:“此言差矣。俗话说,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。因为这场洪水,河西

这边滩涂缩小了,河湾冲毁了,沙洲淹没了,但是,你看看河东那边,滩涂一望无垠,河湾宽阔平缓,沙洲水草丰茂,天敌死于暴雨洪灾,我们的生存环境更安全;还徙过去,万事大吉。”

小鳄鱼顿悟,大喜道:“危机打开机遇之门,我们虽然不感谢危机,但要充分利用危机之后的各种机遇。”

寓言



国画 贺涛

入夏后的太阳更毒,从地平线升起还不到两竹竿高,便犹如火球一般,毫无顾忌地将那满腔的炙热倾泻而下,使得整个村庄和田野一片燥热。清晨还“叽叽喳喳”叫个不停的麻雀,此刻也悄无声息地躲在树荫中不再作响。偌大的田野显得更加寂静。

村西硷畔上的田野里,仍有人在劳作。那是一片玉米地,玉米已长至人的膝盖上,在炽热的阳光照射下,一株株翠绿发亮,显得格外精神。玉米行中,一中年汉子带着一位少年正在锄地。

那中年汉子皮肤白净,戴着一副近视镜,上身白短袖,下身蓝裤子,脚踩一双与整个衣服极不相称的黄胶鞋;那少年身着海魂短袖,下配牛仔褲,脚穿一双网球鞋。

中年汉子一边在前边锄,一边教着与他紧邻的那位少年。

“左腿向前,稍弯曲,右腿距左腿一步,较直;左手在前,右手在后,握紧锄把,将锄头举至离地半米,一下挨着一下往下锄,不要太浅,也不要太深。”说完,中年汉子示范地锄了两下。

那位少年吊着脸,极不情愿地看着汉子的举动,随后笨拙又吃力地拿起锄,动作了两下。锄头没有入地多少,还差点将一颗玉米

锄掉。

中年汉子一看训斥道:“认真点,你以为这是在电脑上玩游戏,过去不重来。那玉米要是被你锄掉,能重新长出来吗?”

“你再看我怎样锄。就这样,腰往下弯,眼盯着地,两手将锄把握紧,锄头入地皮后,往后拉一下。”说完后,那汉子又示范地锄了几下。然后回过回头道:“你再锄一下,让我看。”

那少年在汉子的监督下,慢腾腾地举起锄,比划起来。没几下,便累得“吭哧吭哧”,热汗直淌。

“爸,对了,意思到了就行啦。”

“什么?意思一下就行啦,你以为是这锄地是做样子?”

“我回去还有事。”

“除了与你那狐朋狗友玩耍,你还能有什么正经事?”

“我的书还没看完。”

“少找借口。平时让你看点书,你不是说在学校已看够了,便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,趁我们稍不注意,就跑到电脑前玩起来。这会儿却想看书,纯粹是找借口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什么,赶快锄。这块地锄不完,别想回去。”汉子说完,便背过身,低下头飞快地锄

了起来。那少年还想说什么,但看了看前边的父亲不再搭理他,只好拿起锄,十分不情愿地,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着父亲锄起来。

“望望,快点。”他热切地在前边呼唤着儿子。

儿子还是吊着脸,锄地的动作虽然不再是那么笨拙,但仍不是那么老练。此刻他正在埋怨父亲瞎整,让他到地里受苦。他十二分不情愿,但又害怕父亲发脾气,只好硬着头

锄地

□ 李武强

皮应付,其实心早已跑到家里的电脑和伙伴身上。父亲这一呼叫,让他猛地一惊。只见父亲已帮他把前边的地锄完,他拉着锄赶了上来。

“是不是在生我的气?”看着跟上的孩子,那汉子说道。

“不要以为这是整你,其实我早就有这种想法,让你体验一下田野劳作的辛苦,让你真正体会一下‘锄禾日当午’的滋味。”

看着孩子不语,那汉子又道:“别以为你生在城里,你就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。要知道你的祖辈就是农民,你的躯体里仍流淌着农村人的血。”

孩子仍旧不语,也许是以沉默表示抗议,也许就根本闹不懂父亲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。

那汉子看了看孩子,也不再言语,只是一下一下带着孩子在锄着地。他似乎也在沉思,又似乎还在奢想。也许孩子根本就不会理解他的真正用意,也许孩子最终会理解他的初衷。

“望望,到爷这儿来。”一声喊叫,让田野中的父子为之一震。

只见地头大树下,站着个老汉,正在向田里招手。

“望望,你来,快。”

那少年犹如得到救星一般,又犹如获自由的“囚犯”一样,得意地望了一下眼前无奈的父

亲,扔下锄头欢快地向树下爷爷那里跑去。大树下,爷爷一手为孩子擦着汗,一手给孙子递着水,心疼地问这问那。同时,不住数落着远在地里的儿子。

“别理你爸,你就在这里坐着。爷爷找他去。”说完便向玉米地里走去。

再见大伟是在钱老师60大寿的寿宴上。那日,稍早赶到的我被海涛簇拥着走到一个中等个儿、衣着笔挺的男子身后说:“看看,这是谁?”听到话音,那男子放下手中的酒杯缓缓转过身。

“大伟!”我惊叫道,随即一拳打在他左肩上。“兄弟,好久不见!”这个冷不防被我打

个翘起的男子伸出双臂,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。

“兄弟情慢慢叙,慢慢叙啊!”海涛打断热络的我们,把我们引到一旁休息的钱老师那里,毕恭毕敬地说:“敬爱的钱老师,您最想见到的两位高足今天都赶到了,这就是我送给您的惊喜!高兴不?”

我们疾步上前,紧紧握住老师伸出的双手,围坐在他身旁。“好!好!到了就好!高兴!高兴啊!”钱老师眼里闪烁着泪花。

“大伟,我听说这些年你干得不错。虽也经历了一些波折,但有今天的成就,老师很欣慰!”钱老师拍着大伟的肩膀激动地说。

“老师,那时我少不更事,让您操心了!”大伟看了我一眼,低下头喃喃道。

我知道,那是老师对一个从学霸到学渣的爱徒的无限惋惜。那年放榜之后,我曾陪大伟向老师辞行,老师叹息道:“你的情况大家都知道,若想继续读高中,我和你一起去给校长求求情……”

彼时的大伟咬着嘴唇,说自己已经决定读技校,因为学校在外地平时回来不容易,这次是专程来向老师辞行的。说罢,突然双膝跪地“咚”的一下给老师叩了两个响头,老师拉着大伟的手,看着骇然呆立一旁的我,无语凝噎。

一晃毕业快20年了,与大伟匆匆碰面也不过一两次,更无畅谈之机。此刻,我们借机走出包间,大伟问我上哪?

“随你!”我回头一笑。

“好嘞!”不由分说,坐上大伟的车,我们把城市的喧嚣远远地抛在身后,车子在夏夜里疾驰,七弯八拐,车停在城外的一座大桥边。“果然是这里!”

站在桥上,我们望着桥下的河滩。这河滩,是我们整个学生时代结束前的永恒场地和舞台。这里,散落着我们太多的欢笑、泪水、迷茫、狂放……

“你现在过得挺好的,慕容怎么样?你们那时关系那么好。”我笑着打趣他。

“还记得吗,当年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,用一辆破自行车,载着人家姑娘在校园里飞驰,躲避人家老爹的围捕。”谈笑间,我仿佛看见趾高气扬的

大伟载着低眉顺目的慕容,在我们的起哄声中左拐右拐,渐行渐远的身影和那端坐在后、微微颌首,任我们的哄笑把裙裾掀起,随风飘舞,却怎么也不肯回头看我们一眼的美丽姑娘。

一直默不作声,听着我回溯往事的大伟沉吟良久,缓缓地说:“她死了!慕容死了!”

“什么?开什么玩笑!这么些年没见,你怎么还是那么痞。”我笑着在大伟的脸上努力寻找他撒谎的痕迹,努力搜寻他嬉皮笑脸的表情。我不相信,急切地想知道为什么?又怕知道真相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!”我这是没忍住问他。

“救人时死的,她救了别人,却把自己永远定格在了19岁……”暗夜

里,两簇忽明忽暗的火星在两个男人唇齿间闪动,我扭头看见,大伟微微仰起头,眼睛里的泪光在闪动。

在大伟时断时续的叙述里,我知道了刚踏进大学校门一年的慕容在回家过暑假时,为救一名落水的女孩……我不敢想象,那么柔弱清秀的慕容怎会有这般的勇气,我更不敢想象,这个噩耗对于大伟的打击。

“这么多年,你是怎么过来的?”“技校毕业后,县里的工厂垮了,我被分到橄榄油厂,厂里原有的橄榄树早都不结果了,所以大部分改种柑橘,那些年,柑橘就是我们的工资啊!”大伟灿然一笑。在不时被汽车撕破夜的寂静呼啸而过的大桥上,我静静听他还说自己如何抓住时机

改换投资领域,一路奋进拼搏到如今。大伟还向我吐露了一个自己的秘密,在他成功后,不管多么艰难,他每年都会拿出一笔钱,资助农村贫困家庭学生上大学。十几年来,默默资助了几十名农村学生。

“为什么要这么辛苦?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你知道慕容救的那个女孩是怎么落水的吗?她是因为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,跑去跳了河……”听罢我愕然。

“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,改变了我们,就在那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……”此刻,耳畔

忽而响起年少时我们时常哼唱的歌曲。

“哎,就说这地我都锄得净净的,你跑到这里胡折腾什么?还把娃给拉到地里作陪。简直是出洋相!”

“大,我这不是想让娃体验一下农村的苦,好让他知道这世间什么叫做难,什么叫做苦。”

“去去去,简直是出奇奇怪。人家都争着挤着把孩子往城里送,你可倒好,竟把孩子从城里带到乡下去地里受教育。你这是叫娃上进,还是叫娃后退,亏你还读了那么多书。”

“大,不是那回事。你老不懂,再不要帮倒忙。”

“我不懂,就你懂?我看望望就比你强。他可不是在这田里劳作的命,而是在凉房下当官的料,你再少胡折腾娃。”

“好我的大哩,你以为城里就那么好混,官就那么好当?”

“我不管。反正你以后少让我孙子摸锄把。”说完,老汉竟扛着锄,走出玉米地,领着孙子向村里走去。

望着远去

的爷孙俩,那汉子无奈地摇头叹息起来。回过身,那汉子又举起了锄,但却迟迟没有落下来。

锄地是为了除草,是为了松土,是为了保墒,是为了抗旱。现在这地里既没有草,又松了土,还是需要再锄下去?

光明的故事

□ 一苇